



□于瑞桓

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年，耳朵得了查不出原因的疾病。“疼”“疼”“疼”，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每天说得最多的字；追着我们要止疼药吃，成了他每天最艰难的工作。由于怕止疼药给他带来副作用，我们一直残酷地按照医嘱严格控制用量，一直希冀有药物或通过手术，从“根”上解除他的痛苦。然而，一次一次，住院、出院，住院、出院，除了体能每况愈下断崖般地下跌，再也没见过有任何好转的迹象。病情越来越重，父亲却越来越不愿去住院了，即便好说歹说送进去，也总是闹着要回家。但父亲最后一次去住院没再闹，他没有力气了：皮下脂肪的厚度连0.1毫米也没有了，就是皮包着骨头；舌头卷到嗓子眼的后面，发不出一句成句的声音；眼睛里也没了求助儿女回家的眼神，我们知道父亲这是快要走了，所以最后一次去住院，他的寿衣也给他带了去。

面对父亲将不久于世的现实，我们似乎做好了一切充分的思想准备，但等这一天真的到来，我们才真的知道了什么叫“失去”。我们后悔不该限制他吃止疼药，后悔住院时没带他多回几趟家，后悔他走的时候，我没在，姐姐睡着了。

2019年11月19日凌晨，守在医院的姐姐给我打来电话。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赶到医院的了，只记得我和姐姐一遍一遍地小心翼翼地用温水给父亲擦洗只剩下了皮与骨头的身体，一件一件地穿上他生前最喜欢但没舍得穿的衣服，最后穿好鞋，戴上帽，铺上金，盖上银。可等我们做完这一切时，一直非常镇静的姐姐突然指着父亲病床边的床说：“这里怎么有张床呢？”而她所指的床就是她睡了几个月的床。可无论我怎么给她解释，姐姐都反驳我说：“我没在这睡过，我从来没在这睡过。”姐姐因高度的痛苦瞬间失去了记忆，但或许这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失忆”，是她的神经系统不自觉地启用了一种神秘的功能，让她用“失忆”抹掉了这段永远不能再弥补的伤痛。她日夜守候，就是担心父亲走时，一个人害怕，而最终，父亲还是一个人走进了那个陌生而又黑暗的世界。

姐姐非常孝顺，因女儿要结婚刚赶回意大利不久，一听说父亲病情加重，便马不停蹄地又赶了回来。父亲病情加重的这大半年，她几乎是天天陪在父亲身边，即便有护工，也日夜不离。她怕护工照顾不尽心，怕马大哈的我照顾不周，怕父亲走时一个人害怕。可父亲还是在凌晨也或许是在深夜，一个人悄悄地走了。

他走时无声无息。我们再也无法知道，临终时，他是否会用那仅能睁开的一只眼睛，最后看看睡在身边的大女儿；用含混不清的语言给女儿道个别；用那早已不能伸开的、骨瘦如柴的手抚摸一下自己深爱的女儿……等姐姐清晨醒来，他的一切生命体征都结束了，心脏血压监护仪一道道都变成了直线，早已僵硬的、不能弯曲的四肢也舒展开了——父亲没给家人和大夫留一丝丝再拉他回来的机会，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给我们留下了和我们生命一样长的哀伤。

我小时候可能是嫉妒漂亮又听话的姐姐更受父亲喜爱，就隔三差五闹点幺蛾子。记得小时候每天睡午觉起来，都要喝一碗父亲晾好的水，不知道为啥，水常被早醒的姐姐喝了，于是我就大闹，不管父亲以如何快的速度给我再弄碗温水，我就是闹，而且哭喊着“我非要那样的”。每次都是闹到快

到上学的时间，以父亲骑车送我去上学而告终。“我还要那样的”，成了小时候父母打趣我的常用语。但在我记忆里，无论我如何“大闹天宫”，父母却从来没有打骂过我。父亲病重后的几个月里，不知道是他真渴还是老年痴呆，抑或害怕身边没人，不管白天晚上只要他醒着，几乎不到5分钟就要喝一次水。白天还好，晚上实在是难熬，有时实在受不了了，就免不了训他几句。可当他走了，再也听不到他的那句“喝口水”时，他生前用过的杯子，就成了我最不敢碰触的遗物。父亲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早已不能进食了，“喝口水”是他唯一的请求，迄今我还会在梦中被“喝口水”惊醒，可我再也没有机会给他端碗水喝了。茫茫的黑夜中，看着父亲空荡荡的房间空荡荡的床，只有泪千行。爸爸你去了哪里，天国？还是已轮回转世？

或许是轮回转世了，他还在人间，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的父亲可能变成了一只鸟。父亲生前非常喜欢养鸟，别人送给我儿子和外甥女的鸟他一养就是十几年，直到鸟寿终正寝。有一天他和我母亲唠嗑，说：“我死后要变成只鸟。”母亲只当是说着玩，没当回事。可就在父亲去世后的几个月，快过年时，姐姐打开父亲的房间，要打扫卫生，发现落地窗帘后面的地上和窗帘后面的空调洞中有许多枯草和小树枝，爸爸常坐的椅子上还有很多鸟屎。这说明爸爸的房间有鸟进来，而且不止一次。空调洞又深又小，按常理，鸟误飞进来的几率是很小的，飞进来再钻回落地窗帘后面，再从狭小的空调洞中飞出去，这几率对飞禽来说更是微乎其微。可这只鸟却娴熟地飞进飞出，对地形了如指掌，进进出出就像回自己家一样自然。有一天母亲终于在空调洞里看到了这只鸟，是一只很美的长着蓝色羽毛的小鸟。姐姐也想看，连着守了几天，终于在一天清晨她也看到了这只蓝色的小鸟。这只鸟似乎也看到了姐姐。奇怪的一幕出现了，这只鸟居然没像一般的鸟一样，立马受惊而飞，而是停在洞里，定睛地看着姐姐，看了好一会儿才飞走。可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尽管我们一直为它留着洞，开着窗帘，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在窗台上、房前屋后撒着粮食。

尽管轮回说屡见不鲜，但也不过是传说而已，可这真实的一幕，似乎让我们不得不信——父亲真如他生前所愿变成了一只鸟。他爱他的家人，爱他的孩子们，也许只有变成只鸟，他才可以既生活在我们身边又不给我们再添负担。因为我打小怕狗怕猫啊的这些和人类最亲近的动物，母亲已经快九十岁高龄了，姐姐又远在异国他乡。如果真有转世，变成只鸟，就是爸爸最好的选择。我们家的后院就是佛慧山，山上树木茂密，春夏有虫秋冬有草种。但母亲说，你父亲在世时还说：“变成个鸟也不好，冬天没食吃。”所以，我只要去爬山就会带点小米或碾碎的馒头撒在树丛中，第二天再去看时，往往小米和馒头的碎屑早已被吃得精光。

父亲想变成只鸟的幻想和家里来的这只神秘的小鸟或许就是个巧合，退一万步说，即便父亲真如他所愿变成了只鸟，也和曾为人父的他，完全不再是一类生命形态，此生为人父的父亲——我们的爸爸已经跨过了那座连接阴阳两界的奈何桥。然而，即便父亲想变成只鸟是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每当我一个人走在空空旷旷的山间，看到小鸟飞过，仍难免会“不思量、自难忘”，心中默默地念叨“爸爸，你好吗？”

【生活笔记】

高考就要到了

□钱永广

高考就要到了，这个时候，一个个囊萤夜读的高三学生，此刻正在期待着。那老师的教鞭、黑板上的粉笔字、没完没了的试卷，他们就快要不受其扰了。那背不动的书包，就等着放到门后的角落了。清晨香甜又诱人的梦，就快要不再为闹钟惊醒了。他们很快就可以放纵地睡一睡懒觉，放松一下身心，这是多大的快乐啊！

高考就要到了。一位位辛勤耕耘的高三老师，此刻他们正在期待着。从高一到高三，他们总是跟着班级走。高考是一座山啊，每隔三年，他们就要带着学生翻越一次。他们的担子多重啊！他们一边喘着气，一边盘算着，自己教过的学生有多少上了大学？去年学校高考升学率是多少？今年班上又将有多少学生升上大学？带完这届高三，他们终于可以暂时到山脚下歇一歇了，这是多么的惬意。

高考就要到了，一个个陪伴孩子学习的家长，此刻他们正在期待着。在家里他们总是跟在孩子后面亦步亦趋，小心翼翼。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总是勒紧裤腰带，自己老胃病犯了，痛得伸不直腰，却连最廉价的营养品都舍不得买。可孩子一说没胃口，他们就急三火四地为他

们买营养品。高考就要到了，他们一边掰着手指头数，一边嘴里念叨着：“快了，快了，苦日子就要熬到头了，孩子就要解放了！”这是多大的幸福。

高考就要到了，我的儿子，这个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他是我今生寄予最大希望的所在。自从他来到这个世界，我和妻子总是希望让他获得最好的教育。他是家里的中心，重点的重点。书本忘记带了，我立马飞奔给他送去；圆规丢了，妻子箭一般冲下楼去买。高考就要到了，这个时候，正是我们最挂忧他的时刻。每一天每一刻，他在做什么，想什么？已是深夜了，睡熟了，还是焦虑未眠？家里的学习资料堆得小山似的，这个时候，我和妻子也盘算着该准备清理儿子的“学习战场”了。我们已有多少天不敢高声语了，多少天没有看电视了，又有多少天没有逛马路了。想到就要到来的幸福，我们是多么的自在。

还有我的一些朋友、一些同事，此刻，他们的孩子也在为即将到来的高考而战。他们也和我一样，很快就可以歇歇脚了。

如果我们在送孩子去考试的路上不期而遇，如果守在考场外的我们一起谈论陪考的事，我们的心情又将是多么相似。

□岳立新

【行走人间】

海之夜

夜，在海风中降临。

无边无际的苍穹变得更深邃辽远，神秘莫测，似乎总也看不够，星星不住地眨着眼，窥视着大海怀抱中的小岛、脚边的沙滩。月亮圆圆的，那么洁净，没有一丝杂质。海浪在脚下有节奏地发出轰鸣，一种清新的气息裹挟着鲜甜的海腥味扑面而来，雍塞的心胸立即感到极其畅快，一个神奇的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谜在胸中跳跃起来。生平第一次夜宿在这汪洋大海边，大海那蔚蓝色组曲的音符令我心弦震颤，这是一种只有大海才能给予的陶冶。

夜深了，人们三五成群不舍地离开了这片日间留下欢歌笑语的地方。喧哗了一天的沙滩变得宁静了，海风极轻极柔，海涛呢喃着轻柔的歌儿。那一首简单的催眠曲伴随我长大，而今又在离家千里的海边响起，使我心底生出如归家的温馨，情不自禁地在心之深处呼唤：妈妈……

在这极安详的氛围里，我领略着如诗般的意境，竟如同躺在慈母温暖怀抱中的娇儿般幸福地睡着了。

过了许久，一阵急促的声响将我从睡梦中惊醒。那是外面地动山摇般呼啸的风

声和由远处渐来的犹如马蹄“嗒嗒”的声响，那风声、马蹄声冲击着海岸，敲弹着我们的帆布帐篷，之后又渐渐远去了，好似弥漫了整个时空的声响久久不尽，好奇心促使我披衣走出帐篷。

在月光的辉映下，眼前的海与白天我所见的海迥然相异：呈弧形的苍穹如一张弓悬于头顶，而海则在烈风中亮起万道浪迹，灰白且有些许淡蓝的浪花，汹涌咆哮着扑向海滩，又悄然消失在细细的沙隙。

盘坐在距离浪花最近的沙滩上，我忘情地闭上双眼，让那“嗒嗒”的马蹄声再次闯入心迹，让那哗哗的风声再度飘过我的身躯。呵，那一定是世间最雄健的马匹，骑上它，勇士一定一往无前、所向披靡；那一定是人间最坚固的城墙，有了它，所有善良的人都将得到安全、感到心有所倚。那道道颤动的白线，不是古筝上密密麻麻的琴弦吗？只有这古老的乐器，才能演奏这伟大的乐声。

月亮慢慢地滑过中天，向海的深处走去，夜也更深了。这段激烈雄壮的曲子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渐渐地，风轻了，浪平了。海轻轻地拉过一缕月光盖在身上，甜甜地进入了梦乡……

呵，海之夜！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向平 组版：陈明丽